



喜娘

XI
NIANG

曼力九·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喜娘



XI
NIANG

曼九九·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娘/晏九九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430-5476-9

I. ①喜… II. ①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3911号

选题策划:刘晴晴

著者:晏九九

责任编辑:赵可

封面设计:传奇设计

出版:武汉出版社

社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址:<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传奇设计

印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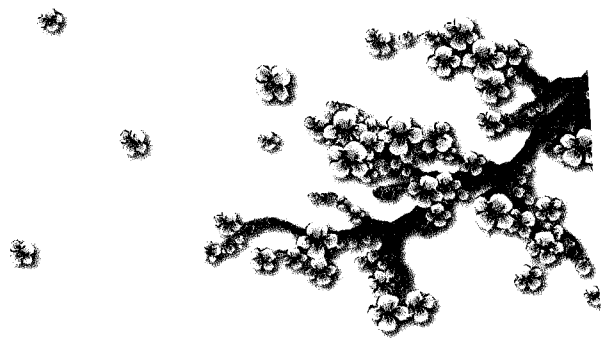
印张:20 字数:301千字

版次: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媒婆从娃娃抓起 3

第二章 当家做主掌钥匙 7

第三章 新主新宅新规矩 13

第四章 柳暗花明牛家村 20

第五章 织女有情盼牛郎 30

第六章 智过三关娶娇娘 41

第七章 司徒文闹囿囿遇 53

第八章 相亲大会忙筹备 70

第九章 怒红翎大闹喜府 81

第十章 巧对阑珊阁刁难 92

第十一章 天上掉下萧哥哥 111

第十二章 俏红翎芳心微动 130



第十三章	文阑相助大事成	148
第十四章	满堂醋香浓浓浓	167
第十五章	文阑巧智解恩怨	181
第十六章	千金赌坊救娇娃	191
第十七章	误打误撞识诡秘	203
第十八章	捉家贼盈盈失踪	215
第十九章	远山夜探司徒府	225
第二十章	玉蕊花开喜事来	244
第二十一章	心心相印遇障碍	253
第二十二章	巧渡齐梅相思人	272
第二十三章	异国婚姻结良缘	282
第二十四章	酒醉催得鸳鸯配	299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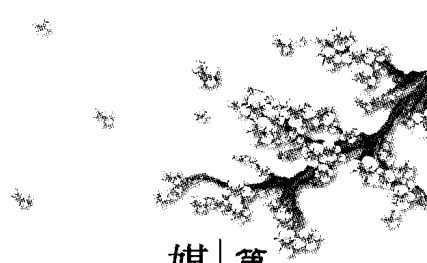
盛唐唐玄宗开元六年……

张灯结彩的喜府传来阵阵清脆的婴儿哭声。鲜红的床帙伴随着哭声缓缓掀起，稳婆高捧着犹自带血的婴儿，看向一旁焦虑万分的三位妇人，扑通一声跪倒在三位妇人面前，大声号啕，“夫人……夫人……她……她难产……去了……”

“天啦——”

一声悲号，一位妇人昏死过去，众人顿时乱成一团……

次日，原本应该庆贺家中新添千金的喜府，却挂起了一个个白色灯笼，门头上也挂上了灰白的麻布……



第一章 媒婆从娃娃抓起

唐朝是个好朝代，开元年间更是个好时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它不仅是唐朝的高峰，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

此时，由于之前女帝武则天的影响，民风颇为开放，男女可自由恋爱，可离婚再婚，男子不可随意休妻甚至休妾。这个时代几乎是中国男女最为平等的时代。比如皇室的公主再嫁的就多达二十四人，而且其中不乏重嫁三次以上的。甚至，有权势的女子，还可以豢养男宠。

喜盈盈托着下巴坐在姻缘线门口晒太阳，嘴里嘟嘟囔囔埋怨着这个社会，“真是……道德太败坏了。”但水汪汪的大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旁边依偎在肥女人身上的小白脸。

“太败坏了！呃，太白了……太坏了……啧啧啧……”接下来的动作，是像喜盈盈这种未来的花朵祖国的幼苗所不宜的。所以，她捂上眼睛，只留出一条缝，继续观察这个让她不耻的社会。

喜盈盈，芳龄十五岁，长安金牌媒馆“姻缘线”的唯一继承人，是个上无兄姊、下无弟妹的独生女。

上有三位老娘，她们是喜盈盈死鬼老爹的遗孀，但其中没有喜盈盈的生母，

她们都是喜家老爷的妾。

大娘是家里的顶梁柱，嘴皮子极为厉害，不过却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二娘性格沉稳，充当了贤内助这样一个角色，大娘忙着照顾店里生意的时候，二娘就把家里打点得妥妥当当。三娘则是个绛珠仙子投胎，事无巨细，凡是稍微触碰到一点伤感，她的眼泪便立即能流出，止都止不住。

喜盈盈的亲娘，是在生喜盈盈时难产去世的。在她出生前，她的父亲也因一场疾病，撒下了大腹便便的妻子和三个可怜的妾室魂游仙境了。

按照常理来说，像喜盈盈这种还未出生便克死父母的灾星，应该是被扫地出门的。但这三位姨娘，却合力支撑下老爹的产业，并将她养大。用她们的话来说，那是一把屎一把尿、一把辛酸泪将喜盈盈辛辛苦苦喂大的……

好吧，鉴于她们是自己的老娘，喜盈盈也懒得纠正她们的语病。她不禁为自己默哀了一把，可怜的我啊，都吃了些什么啊……

喜盈盈的童年是另类的，在她三位老娘的严格教导下，喜盈盈一路目标明确地朝着媒婆前进前进前进！

起初，喜盈盈是拒绝做媒婆的，毕竟自己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智慧的女性，毕竟自己是个不算大家闺秀也算小家碧玉的女子，毕竟，媒婆的课程实在是太另类了！

可是，三位老娘为喜盈盈上演了车轮式舌战……

“替人牵红线有什么好的？”喜盈盈双手叉腰做圆规状。

“替人牵红线有什么不好？这可是积功德的事，我们可是靠这行挣钱把你养这么大，你别看不起这行业。”大娘做出一个更完美的圆规。

颦眉微微思索了一下，喜盈盈接着说道：“呃……我不是看不起了啊。只是，替人做媒责任太大！”

放下手头正做着针线活，二娘语重心长地教导，“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算是天作之合，也不免有磕磕碰碰。你只要做到不昧着良心便是……”

“可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职业……”喜盈盈默默地叹了口气说道。

“盈盈啊……嗯……想当年，你父亲和你亲娘，便是由这姻缘线相识的。”接着又是几声抽泣，“我们三个做娘的，也多亏了这姻缘线啊……你忍心、你忍心……”又是一连串的抽泣。

喜盈盈几乎都要怀疑三娘是否得了哮喘。揉了揉微微发胀的太阳穴，喜盈盈

无奈地说出最后的理由，“做媒没有前途，不能成大器！”

谁料她此话一出，就听她那能言善道的三位老娘，同时开口了。

“谁说红娘不能成大器？行行都会有状元，红娘当然也有顶尖的，咱们喜家的媒婆就是这一行中最好的！”

“可不是吗？当媒婆可不简单呢，其中的学问没有些天分可是怎样学也学不会的！”

“要知道，前朝时候，咱们喜家可是还做成了皇家的媒呢！”

“就是就是！你看到没有，祠堂那块老匾，可是御赐的啊……”

一片嘈杂声，莺声燕语的，个个没完没了。看着面前那三张一开一合啦啦啦啦说得口沫横飞的嘴，喜盈盈恨不得能捂住自个儿的耳朵，小身子微微颤抖着，接受这场口水的洗礼。

终究，喜盈盈被洗脑了……终究，喜盈盈开始了残酷的媒婆必修课程。

早起，点妆必须学，化的妆要浓艳，长得太美了要往丑里化，长得太丑了要往善里化。倘若帮人说媒的时候，男方将对方姑娘与媒婆一比，居然还不如人媒婆，男方家自然也是不会愿意的。但如果媒婆丑得让人看了就想吐，那又怎么能帮人家把姑娘说个好婆家呢？

午时，要去街头菜市实地学习，学习人三姑六婆叽里呱啦讨价还价外带吵架。然后再到巷尾茶楼听书，学习说书人巧舌如簧、口吐兰花的绝技。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弯的说成直的，这媒婆的基本功也就学到了。

晚间，要跟着三个老娘学习品酒拼酒。为媒之人，喜堂之上总是要被灌的，若不练就一身千杯不醉的本领，以后就别想在媒艺圈混了。

逢年过节，还要拜访一下当地的户官，将未曾婚配的男女资料牢记于心。

三不五时，还要和三位老娘来一段模拟实战，二二分组，搞一搞媒婆演讲比赛……

总之，别家姑娘的童年是围着琴棋书画绣打转，喜盈盈的童年是围着脂粉骂街和酒坛打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行行的状元，都果然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这样艰苦的磨炼下，喜盈盈坚韧地挺了过来，她有时候还真的是很佩服自己。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

今天，是喜盈盈十五岁的生日，也是一个女孩一辈子最重要的日子——及

笄。到了这个年龄，也就表示着她符合唐律的已婚年龄了，她这娇嫩的花骨朵儿变成了盛开的花，除了可以插上美美的簪子，穿上露出半个胸脯的襦裙，最重要的，是喜盈盈可以摆脱地狱式的训练了！

其实，按照旧俗，喜盈盈没有许配过人家，十五岁是不能及笄的。但这个及笄礼不过是个借口，更重要的是要在及笄礼上，为喜盈盈行成为当家人的家族礼。也就是说，今儿个，就是喜盈盈正式接受家族产业的日子，她就要成为“姻缘线”的当家主人了！

一早，大娘便把喜盈盈叫醒，站在一旁语重心长地给她交代一些成为姑娘家后要注意的礼仪，还有及笄礼的流程之类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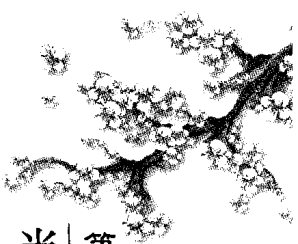
二娘带着丫鬟们出出进进，忙得不可开交，时不时踢着板凳撞着桌子，发出一阵阵惨叫。

三娘则双眸含泪地一边给喜盈盈梳头，一边喃喃说着什么虽然是媒婆，但也要注意点形象，多少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云云。

梳完发髻，大娘给喜盈盈换上彩衣——未及笄的女子穿的童子服。镜中的喜盈盈——虽然是顶着两只好像道家童子一般的发髻，但眼眸里面分明是个狡黠的成熟女子，挂着鄙夷的表情，一脸的大人相。

二娘路过，扭头看来，啧啧赞叹，“盈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帮人做过那么多及笄，就数我家盈盈最好看！”

虽然听得出来话里的偏颇，但喜盈盈还是忍不住美滋滋地笑了起来。这张脸啊，还真是长得蛮有潜力的。尤其是那双眼睛，波光潋滟的好似浸在水中的黑水晶，晶莹透彻，让看了就觉得舒服。



第二章 当家做主掌钥匙

这天，整个喜府张灯结彩，披红挂绿。作为长安最大的媒馆，少东家的及笄当然是要办得隆重而体面的。桌子上自然是少不了杭州的明前龙井茶，品馨斋的香酥点心，百赞居的老炉烤鸡，楼外楼的陈年美酒；柱上装饰的是苏州的彩绣，贵州的蜡染，就着巴蜀的红绸；梁上挂的，自然是当朝最著名的制灯大家——阑珊阁的灯笼。

人人都说，办喜事，没有阑珊阁的灯笼，那便不叫张灯，也算不上是喜了。

如此大手笔将喜盈盈的一个及笄之礼办得这般奢侈，她还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喜盈盈慌乱而紧张地坐在闺房之中，等着大娘的宣唤。

突然，门外响起一阵节奏轻快却不失高雅的音乐，三娘急忙扶她站起，说道：“及笄是女子仅次于结婚的礼仪，盈盈今儿个可千万不要失了礼。”言罢，又用衣袖轻轻拭起眼泪来。这三个老娘，喜盈盈最怕的就是这超级爱哭的三娘。她急忙握紧三娘的手说道：“三娘，今天是盈盈的生日，咱不哭好吗？盈盈看到你哭，也会……”话没说完，眼眸已然有些红了。

三娘急忙拭干眼泪，点点头，说道：“走吧。”

喜盈盈暗自偷笑，这个三娘就怕自己以哭止哭。三娘的性格有些复杂，虽然自己很爱哭，但是看到别人哭，特别是比自己哭得更伤感的时候，她的母爱和同情心便会蓬勃发展，注意力便会转移到安慰别人身上，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做个表

率，带头不要哭了。

三娘轻轻拉着喜盈盈的手走到东房。此刻，大娘正立于东面的台阶上迎宾接客，没办法，一家都是女人，及笄之礼，大娘就充当了父亲的角色。

等喜盈盈迈步进入房中，便听见赞者长长的唤了声，“宾客进门——”随即，三娘上前迎接。

姻缘线虽然只是个媒馆，但从喜盈盈老爹的老爹的老爹辈就开始经营，而且一向口碑甚好，促成的佳偶甚多，也大多夫妻和美，姻亲益彰。再加上在这个朝代，无媒不得婚，媒人这一行原是很受人尊敬的。在唐朝的婚姻中，媒人收受礼金，婚礼上还要受到新婚夫妇的礼拜，而这些夫妇生儿育女后，还多攀认媒人做干亲，这些都说明了媒人的地位和身份。

因此，前来贺礼的宾客自然达官贵人也不算少，场面上看起来那也是相当的过得去。

宾客入席后，三位娘亲才落座主人位。随着一声“开礼——”，大娘便起身福了福身，说道：“今儿个，咱们老喜家小女盈盈行成人及笄之礼，感谢各位乡亲父老亲朋好友的光临！我也就不多说了，下面喜盈盈的笄礼正式开始！”随后用手朝喜盈盈站立的方向一比，做了个“请”的动作，“请小女盈盈入场拜见各位亲朋好友！”顿时，掌声雷动。

虽然大场面见过不少，但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大场面喜盈盈还是第一次见到。喜盈盈一边紧张地走着，一边感叹自己见识少没出息的时候，忽听人群中传出一阵低声暗笑。她回神之后方才发现，自己竟然走着走着变成了顺边手。红霞瞬间飞上了脸庞，喜盈盈急忙想要纠正，却不料竟是好一阵手忙脚乱，啪嗒一声，她摔了个标准的狗啃食。

喜盈盈埋着头不愿抬起，耳边却传来众宾客纷纷议论之声，还夹杂着刺耳的笑声。喜盈盈偷偷抬眼朝主人位望去，大娘已是一脸墨色，二娘则关切地望着她，三娘又偷偷地擦着眼泪，也不知道是笑出来的还是气出来的。

幸好，在八年专业训练下，喜盈盈的脸皮也是颇有厚度的。她施施然站起，双手作揖，高举过头顶，一脸镇静地说道：“盈盈再谢三位娘亲养育之恩。”随即双膝跪下，双掌铺开叩拜在地，行了个标准的五体投地礼，众宾客的议论戛然而止。喜盈盈再次站起，又朗声说道：“三谢娘亲们的养育之恩。”

再起来时，虽然宾客中还在低声的议论，却已有不少人看喜盈盈的眼光从刚才的嘲笑变为了欣赏。不知道他们是欣赏她的应变能力，还是欣赏她如此的孝

道。但喜盈盈却远远地看到，二娘偷偷地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喜盈盈心中原本有的紧张感，舒缓了不少。那个动作，是她教给二娘的，看到了二娘的鼓励，她的气息也平稳了很多。

她将双手交错搭在腹部，微微低着头，深吸一口气后，缓慢而平稳地，一步一步走向场中央。行至场中后，再面向西南，向宾客们作揖行礼。然后面向西跪坐在笄者的软席上。

二娘寻来的百岁好命婆在台下净手后，走上台来为喜盈盈梳头。及笄之礼，梳头之人要寻得长寿、家和、子孙满堂之人方才是好；而很多人家却把这一事用来巴结高官或者笼络贵亲，及笄之礼从汉代起沿袭至今，已经被沾染了一些歪风，不再仅仅是女儿的成人礼这么单纯了，更多了一些攀权附势的风气。

但喜盈盈那三位老娘却是为她想得周到，选择了许久方才决定请这位郝婆婆给她梳头。郝婆婆寓意好婆婆，加上又已花甲高龄，儿女盈床，子孙满堂，家和业兴，自然成为了周边著名的梳头婆婆、铺床婆婆。这次，她一听是为姻缘线的独苗喜盈盈梳头，便一口答应了，想当初郝婆婆夫妻两人也是姻缘线撮合的。

随后便是初加加笄，再加加钗，三加换冠，换好了大袖长裙礼服又朝三位娘亲三拜之后，这才礼成。

礼成之后，喜盈盈与三位娘亲并列而站。宾客起立，大娘向众宾客宣布，“小女喜盈盈及笄礼成，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盛情参与。下面是我们姻缘线当家人的加冠仪式——”

喜盈盈双腿还在酸麻地颤抖着，又浑浑噩噩地再次跪下。三娘端上一个木盘。随后，大娘走上前来，掀开盘中之物，喜盈盈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杆没有秤盘的秤。

按照喜家的传统，给人说媒的时候，腰中要别一支秤杆，除了是喜家媒人的标志以外，还寓意了保证让男女双方称心如意。

当家人的秤杆自然于别人不同，据说是喜盈盈老爹的老爹的老爹那辈当官媒时候，皇帝御赐的——金秤杆，还顺带了一个金秤砣。

大娘取了那秤杆，走上前来，一脸严肃的表情，手腕一翻，用秤杆敲了喜盈盈的头三下，每敲一下，口中便说一句：“一戒不诚，二戒贪财，三戒贪势。”

每一下都敲得无比的用力，敲得喜盈盈脑瓜生疼。随后，大娘又走到她的身后，用秤杆戳了她的脊梁三下，也说了三句话：“联姻不善必有报，翻身脊梁被人戳！一戳不配佳人对，二戳乱配有情人，三戳拆人喜良缘。”

喜盈盈不禁郁闷了：我这堂堂一介有知识有头脑有气质有能力的虽不算大家闺秀也算是小家碧玉的新大唐女性竟然给人家当起媒婆来了……当媒婆也就罢了，干吗要那么用力地又敲又戳……

接着，大娘接过三娘递过来的秤砣，将秤砣拿来挂在喜盈盈脖子上。天，这个秤砣有拳头大小，又是黄金打造，瞬间她只觉脖子一沉，头低下来，便无法抬起。大娘朗声说道：“收了媒人金，铁了秤砣心，纵使天塌地也陷，务必促成托媒亲。”

“碧霞天君乃心神，送子娘娘为护神；观音菩萨在案上，月老在天把汝望！这些神灵都在看着我们，如有一丝欺心之处，都会记在账上，我们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大娘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串媒人警句。

虽然有时候看着长安街里那些富家小姐们，脖子上挂着宽厚的项圈，头上顶着金晃晃的发钗步摇，喜盈盈也发出极其艳羡的眼光，但此时，她终于能够理解到，为什么那些模特的笑容都有些僵硬，脖子上坠了这么一个沉甸甸的东西，谁还能笑得欢实？

正当喜盈盈胡思乱想的时候，大娘突然朝她呸呸呸吐了三口唾沫，说道：“三戒三戳牢记心，身后免遭万人唾！”喜盈盈顶着一脸的唾沫星子，郁闷地腹诽：好吗，还带免费洗的……

说完这些，大娘方才把喜盈盈扶起，待她站直身子后，将秤杆别在她的腰间，取一根红绳绕过她的腰，说道：“千里姻缘一线牵，月老之职托汝身。望汝勿被金银蔽，赢得百世口碑声。”

三位娘亲一齐上前，对她深深鞠一躬，大娘方才高声言道：“礼成——”

二娘体贴地将挂在喜盈盈脖子上的秤砣取走。喜盈盈呼出一口气，这才踱步向前，对众宾客鞠躬致谢，“以后，盈盈自当尽职尽责，做好媒婆这一很有前途的职业，决不辜负良人们之托！还望众位乡亲朋友，多多支持我们姻缘线！”

宾客们虽然有些奇怪喜盈盈的言语，但终究还是鼓掌恭贺。这一天，终于在忙忙碌碌周而复始的行礼中度过了。

次日，喜盈盈饱饱地睡了一觉。这算是喜盈盈最后的一次懒觉了，过了今天，她就要担负起姻缘线的当家之职了，哪里还会有充足的时间睡好觉？

丫鬟春花给喜盈盈梳洗打扮完毕，喜盈盈便去堂屋晨拜三位母亲。前脚迈进屋中，喜盈盈抬眼看了看坐在堂上的三位老娘，俨然一副三堂会审的模样。喜盈盈心中有些不太自然，今天气氛甚是严肃啊……随即她理了理衣衫，拢了拢发

髻，走上前来，跪在三位老娘面前，接过春花递过来的茶，毕恭毕敬地分别给三位老娘上茶。

之后，便一如往常般，是老娘们一阵苦口婆心的教导。教导完后，大娘吩咐喜盈盈坐在自己身边。虽然看似和平常一样，但喜盈盈分明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心中担忧归担忧，喜盈盈还是挂着甜甜的微笑坐在了大娘身边。

良久的沉默后，大娘从腰间摸出一串钥匙递给喜盈盈，口中无限感慨地说道：“盈盈啊，以后这个家就是你当了。既然要当这个家，就必须得把一些东西弄明白才行，首先，便是这些钥匙……”

扫了一眼大娘手中的钥匙，很大一串呢。喜盈盈心中充溢着想要大展拳脚的激动感，还夹杂着一丝不安。虽然喜家算不上是大宅门一类的，但至少也有一些家业了，喜盈盈多少会有些忐忑，自己是否能够把持好这个家。

在大娘的耐心教导下，喜盈盈总算是把这一串钥匙弄清楚了，虽然钥匙众多，但自己并不需要每天佩戴在身上，不然挂着这么多钥匙在身上，岂不是要被累死？大门和每个房门的钥匙管家王贵都有，除了自己的卧室和这把最重要的银柜钥匙——银柜里面装的不仅仅是喜家的细软，还有房证、户册以及极其重要的长安未婚男女花名册！

大娘介绍完后，眼巴巴地望着喜盈盈，饱含期待之情。大娘心中此时所希望接下来发生的是——喜盈盈会推让推让，然后再谦逊地表示自己初次接任当家之职，能力有所不足，把钥匙还是交还给她保管。那样，她也就顺理成章地、客气地表示一下无奈的心情，最终还是以一种垂帘听政的无奈姿态接过银柜的钥匙。

但是，喜盈盈却没有明白大娘的意思，还以为大娘那期待的眼神是想要听一下自己的表态，于是右手自然顺畅地接过钥匙，左手攥紧拳头，一副奋发向上的表情对大娘激昂地说道：“大娘！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这些钥匙的！钥匙在，人在；钥匙亡，人亡！”

大娘哑然。

接着，二娘走上前来递上一沓厚厚的账本，说道：“这个是咱们姻缘线近几年的账目，你好好看看。”

喜盈盈接过账本，随便翻了翻，有些茫然地问道：“我们一年估计有多少收入？”

二娘答道：“我们这行看天吃饭，这两年不错，平均一年有将近五百两银子。”

“哦？”喜盈盈不当家不知油盐贵，对行情还是不太了解，便问道，“那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五两就可过活。”二娘端起茶轻轻说道，“如若收成好的话，也可能有十两的。”

“这样啊……”喜盈盈心中不免美滋滋了，看来老喜家确实算得上小康之家。不过，丫鬟家丁厨娘算下来，人数好像也不少……喜盈盈继续缓缓翻着账本问，“那我们家的开销呢，这么多人？一年应该也不少吧？”

“呃……”二娘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无奈地摇摇头，说道，“其实开销倒也稳定，基本上每年在三百两左右。”

“三百两？”喜盈盈吃了一惊。这个钱算下来够三十个普通家庭过活了，真是有够浪费的！

二娘看了喜盈盈一眼，有些迟疑，眉头皱了皱说道：“这个银两还是没有什么额外支出的情况下……”

“啊？那如果有额外支出呢？”喜盈盈有些紧张地问道，两条秀眉也蹙在了一起。

二娘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虽然语气仍然淡淡的，但喜盈盈分明能感觉到她的一丝为难，“一年到头，也就几乎没有什么结余……”

声音虽然平稳，但却像一块石头压在喜盈盈的心上，她的眉头不由得皱得更紧了。喜家的收入不算低了，但是每年都没有什么结余，倘若遇到什么天灾人祸，随时可能动摇到根基。这可不是个乐观的现状。

再翻了翻账本，喜盈盈又把账本交还给二娘，说道：“二娘，以后记账的事情还是你来吧。毕竟你也记了多年了，而且银两进出、记账都由我一个人的话，可能会搞乱。”

二娘推让了一番，还是接过了账本。

三娘一直是个闲人，没有什么要交给喜盈盈的，只是又抽噎着表达了一下自己对喜盈盈接班的感动之心。

喜盈盈拜别三亲之后，步回自己的房门，翻出一本册子，将自己刚才想到的问题一一记录在册子上……